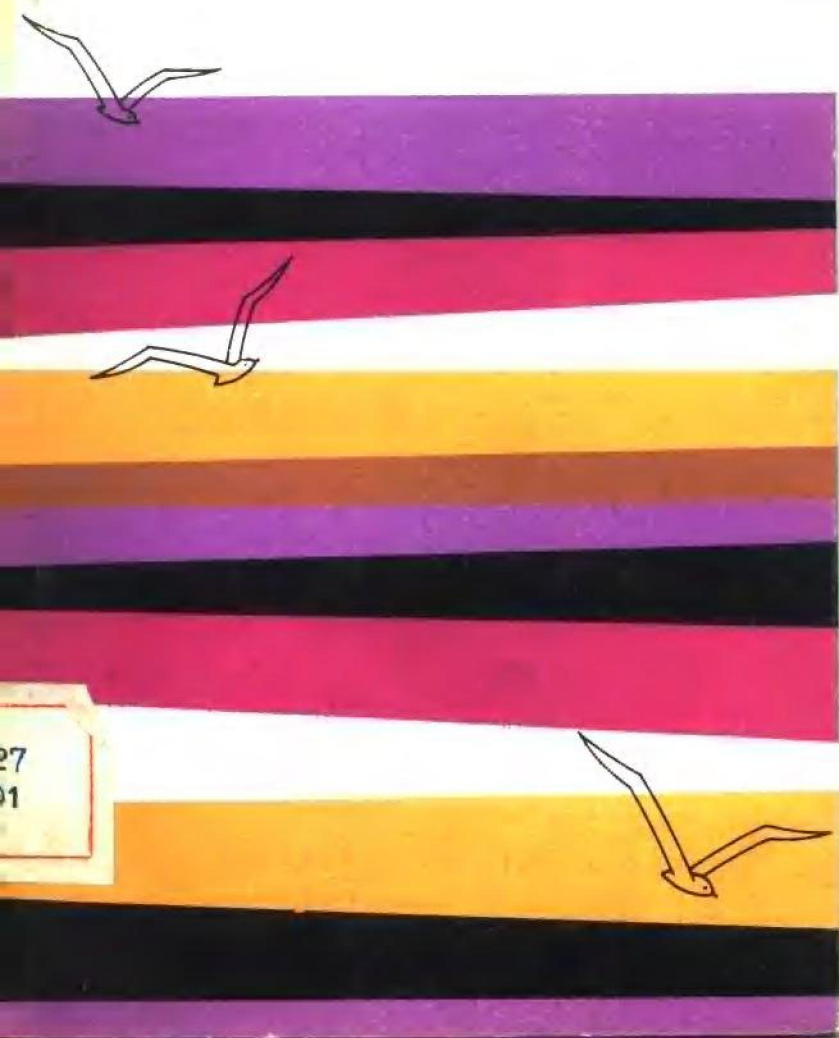


海洋与爱情

中 申



装帧设计：章桂征

海洋与爱情

中 申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 5/18印张 4插图 2 442行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55册

书号：10091·857 定价：0.34元

目 录

海之歌

第一章	5
第二章	15
第三章	26
第四章	43

爱之歌

序曲	55
第一乐章	58
第二乐章	71
第三乐章	85
第四乐章	95
尾声	114



海 之 歌

你的形象反映在他的身上，
他是用你的精神塑成，
他象你一样地威严、深邃和阴沉，
他象你一样，什么都不能使他屈服。

——普希金：《致大海》

我们生活过的七十年代的中国，
它所经过的历史是多么独特：
最大的喧嚣也是最大的沉默，
最大的悲痛接着最大的欢乐；

最清楚的事物，心里又非常迷惑，
最强大的东西，其实又十分虚弱，
最意外的消息，人们早已经料到，
最疑难的问题，人们早想出结果。

有的人象普通群众一样亲切，
名字却载入光辉的史册；
有的人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，
最后只留下人民的唾沫。

有的人想爬得高而又高，
最后却跌到地下，葬身沙漠；

有的人想打扮得左而又左，
实际却在倒开着革命的列车……

历史跟人们开的玩笑有点过火？
不，它象簸箕一样不停地颠簸：
灰尘飞出去，糠秕簸出去，
留下了饱满的粮食，闪着光泽。

历史象一个无比巨大的舞台，
在上面活动着无数人，也有你我，
扮演着正剧、喜剧和悲剧，
也有的在闹剧里演个可笑的角色。

我们将要看到的一幕，
人物来自现实的生活，
主题并不玄奥，情节也不曲折，
虽然平凡，却可以发人思索……

第一章

他

啊，又到秋天了，金色的秋天，
它立刻使我的思绪回到白洋淀边；
那晚秋经霜的红柿，还有大枣，
都生在并不肥沃的冀中平原。
更有那流不断的滹沱河水呀，
此刻都引起我无限的怀念。
生活多么艰苦，却又多么乐观，
一颗柿子可以使几个人来一次会餐；
没有笔，没有纸，连吃粮都困难，
可是啊，每个人都有必胜的信念。

三十多年，在祖国的土地上南北征战，
理想火烫烫地总是暖在我的胸前。

美好的社会主义果真来到了，
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也已多年，
七十年代马上就要过去一半，
现在我的心里却为什么这样茫然？
生活中无数问题该怎样解释？
现实中各种矛盾会如何发展？
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，
思考这严肃的问题是不是杞人忧天？

正当我周围象有白濛濛的雾气迷漫，
有一份文件送到了我的眼前，
噢？《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》，
拿起它来，油墨香立刻扑到面前。
我急忙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，
这一行字显得那么亲切又那么新鲜；
它多象照亮夜空的一道闪电，
照亮我的眼睛，也照亮我的心田；
我兴奋、激动，手都有些发抖，
划着了火柴，却点不着香烟！

我站起来，急步走到墙边，
推开面前两个高大的窗扇；

海风立刻把我的办公室灌满，
也吹进我长期郁闷的胸间。
在这个滨临黄海的大城市里，
这几年我的生活从未安然：
做为科技局的书记兼局长，
一副不算轻的担子挑在我的双肩；
几年来象走夜路般向前摸索，
现在，明亮的大道就在面前。

我用了十几个炎热的白昼和夜晚，
不用秘书，自己起草一个文件；
对我市科技工作要来一番整顿，
我想象着阴雨过去会有朝霞满天。
我抓了海洋生物研究所这个重点，
黄海鱼类洄游规律问题已研究几年，
听说敬爱的周总理对它也很关注，
要我们认识自然，利用水产资源；
为了中国，为了后代，再一次奋斗吧，
一个战士应该马不停蹄、人不下鞍。

她

有谁能比我更了解老沈？

二十年前我们就结了婚。

硝烟、烽火跟他的青春作伴，

离开战场，他又向科技进军；

一个渔民的儿子、拿枪杆的人，

要做到这一点，真要一些决心。

在他起草请示报告的日子里，

每天都是清晨三、四点钟起身；

下班回来还要一直干到夜半，

几年来都没见他这么有精神。

你没看见他当时的那股干劲，

真象爆破碉堡那样奋不顾身。

他同我把报告的内容讨论：

“刘雁，我要把你领进科技的大门。”

我是一个医生，整天看着病人，

工作很紧张，不能更多地分心；

尽管如此，还是逐渐被他吸引，

象听一次战前动员那样兴奋。

……可是形势变化得多么惊人，
好象寒流涌来，立刻降低了气温；
清华大学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，
广播和报纸宣扬得真是耸人听闻。
我看这变化显然对老沈不利，
不由得心里暗暗打了一个寒噤。

象结核一样，由教育向科技浸润，
象鼠疫一般，飞快地扩散着病菌；
看来势真也有些咄咄逼人，
这怎能使我不替老沈担心？
长期的夫妻使我们同甘苦共命运，
看着他焦虑，我也忧心如焚。

我看见他近来眉头常常皱得很紧，
思索着，紧闭着他的双唇，
严峻的目光中流露着疑问，
神情中泄露出深深的忧心。
有时他一个人坐在打开的窗前，
让寒冷的海风一直吹到夜深。

我们的女儿小秋看出了他的烦闷，
弄来了几尾热带鱼让爸爸开心。
老沈看着它象看着陌生的物品，
倒常联想到黄海的鱼类和水温；
他问鱼儿：“你们习惯了在这里安身？
我的心却在飞着浪花的海上浮沉。”

海带养殖场有一个革委会主任，
名叫张沙，是一个年轻的女人；
她曾写一张大字报批判老沈，
大字报就贴在城市的中心，
说他研究鱼类是“唯生产力论”，
“在修正主义泥坑中陷得很深”。

老沈生在这个城市，长在海滨，
他的父母都是穷苦的渔民；
十六岁那年有个地下党员把他领走，
带着他向晋察冀根据地投奔；
离开了大海，他依然如鱼得水，
在那里，他的战友比弟兄还要亲。

中国要繁荣富强，中国要前进！
这个理想鼓励他不停顿地进军。
脸上一块伤疤，臂上两块弹痕，
枪声送走了他美好的青春；
当我们的孩子降生的那一刻，
他正在远处工地上，无法分身。

可是现在，张沙的话说得多么凶狠，
说得后果十分可怕，简直鲜血淋淋：
老沈比敌人还要可怕可恨，
简直比魔鬼还要可恶十分；
如果一切工作依从了老沈，
革命的航船就会在海洋里下沉。

他

我的眼前浮起了张沙的形象，
这真是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姑娘：
除了夏季最热的几天以外，
总把一件棉军大衣穿在身上，
头上戴一顶草绿色的棉帽，
象是军人，又缺少帽徽和领章。

她身上没有女子的温柔、纤巧，
却多出几分男子的大胆、粗放；
音色也近似男中音，很憨很响，
常用激烈的手势加强话语的分量。

她说她从小就立志要倒海翻江，
这几年的经历确也不同寻常；
常给人扣上“儒家”帽子咬住不放，
或者贴上别的标签，让人防不胜防。
有人半玩笑半讥讽地和她商量，
建议她改名“张鲨”岂不更恰当？
她说，当一条革命的鲨鱼也很好，
谁阻挡她前进就给他点厉害尝尝；
她说着，仿佛真变成一条鲨鱼，
扬着脸，象从海里伸出头四面张望……

战争年代死神曾多次前来拜访，
忍受过饥饿，把野菜当成食粮；
我至今度过了五十多年的岁月，
再大的困难也总是笑着用手掂量。
我的人民也刚刚从苦海来到岸上，
为什么剥夺了他们的笑声和希望？

象有一只虫子时时咬着我的心脏，
这隐痛使我受到很大的创伤：
为什么深沉的大海这么动荡？
会不会有更大的鲨鱼在水里隐藏？

……所有我个人心上的忧虑和悲伤，
和这巨大的痛苦相比简直没法衡量。
一月九日，厚厚的大雪盖在地上，
一个噩耗象霹雳般响在我的耳旁。
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绝对不可能！
可是播音员的声音正浸透了悲怆。
我不是感情脆弱的人，自认还坚强，
此刻泪水却涌出了我的眼眶，
从面颊上往下流淌，往下流淌，
流进人民群众泪水的海洋。

我不知自己怎样走出门外，
也不知我是怎样走在路上。
北方的一月，天气多么寒冷啊，
我心里的温度比天气还要凉，
思想凝固了，象冷了的铅一样，
当我清醒时面前是深沉的海洋；

几年来怕这一天，它到底还是来了！
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身旁！
他所关注的科研项目仍未最后突破，
象一只航船长久搁浅在海滩上。

这是早晨，往日有明丽的阳光，
此刻却是一大片阴云压在头上；
海水沉重得象黑色的金属溶液，
是不是因为人民的哀痛溶进了海洋？
大海呀，你也感到痛苦和悲哀吗？
那迸起的浪花可是泪珠在流淌？
为什么海潮涌来那么缓慢、迟疑？
是不是深深的悲痛使你脚步踉跄？
那海风是不是你的哭声和呜咽？
你也和我一样充满惆怅和凄惶？

